





我們三個人在大街上走，小丁是畫家和舞臺設計師，呂是女員，我是一天到晚昏天黑地，什麼也寫不出來的，寫劇的。

天邊，舞，行人稀少，正如那廟前地石在馬路上掃地。於是我們就大談話，談得無人。可是剛轉過一個調，對面有人來了，我們只得擠在一邊，讓他們的路。

就在讓路的頃刻，那當中的一个忽然把眼睛睜得圓圓地站住了，說：「！」

旁邊的兩個笑迷迷地說：「早啊！」

「早啊！」

我們只得也：「早啊，早啊！」

那女孩子雖然有點羞澀，但是很興奮，眼裏更像放著光，說：「……到那兒去？」

呂笑翁用手指着前面說：「隨便走走……」

她們也說：「我們也隨便走走……」

大家點點頭，便各自走開了。

我說：「是誰？」

呂在思索，說：「不認識」

小丁道：「面孔蠻熟的。」

我們還是一路向前走的，呂站住了腳，回過頭去看他們，但立刻又轉回來，用手遮住臉，笑得成。說的。

我們不懂這道理，男孩子喜歡看女孩子，可為什麼女孩子也喜歡看女孩子呢？

呂說：「是的，我也愛看女孩子。」於是我們三個不由得都立住腳，回身去，啊！他們三個也恰好轉過身來，向這邊看呢。不由得一陣亂亂，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只走第一個回過便跑，我們也追著跑走了。

走了半天，我們還覺得好玩，他們三個是：「我想起來了，他們三個是昨天晚上到後台來看我們化裝的。」

我們都恍然大悟，怪不得會相識呢。

這三個女孩子是我們的。

我隨着太陽起來了  
發展了我渺黑暗滲  
染過  
久久繁息的心胸  
我用誕生到世界的  
第一瞥  
迎著太陽  
！這新生的太陽  
我隨着太陽起來了  
紅色的光明的太陽  
照耀我  
我底臉  
我底胸膛  
和我底四肢

也都是紅色的  
寬闊的太陽是無比的  
的裏面的  
太陽猶如一個大地  
寬闊擺渡向自由  
的  
跟着太陽走  
在寬闊溫暖而自由的  
地上  
阿！  
上生滿了紅色的  
中揚起了鳥的  
情也甦醒了  
有那閃耀着金色光芒  
的河流  
阿！  
賜給於人間的世界是  
般地美麗  
是我開始歌唱了  
疼痛的喉嚨  
隨着太陽起來了  
隨着太陽走了  
隨着太陽的歌  
說：「太陽！  
帶我臨臨時談

孫怡

[illegible]

讀者：劇團行於中學間，其幕子有一點小的「公排」等其人，凡延期均有其大之太作。其作品，則較前所生活的不過如婦人的生活，的察隱而已。振一

蘇·P·巴甫林科作  
李東絲譯

「可憐鬼！」

「他」字，就是文言文裏常拿來當作指示生安用的「一個」字，可是「字」在書時並不是儘量用的，是幾個他的字，不消看說文，是「也」，女陰也。」（聖人盒）（假當是有石的話）這這字的時候，也就風流得很，還採用「象形」的手法，因此「文」上「女陰也」一底下又加上「象形」四字。

這一來，問題就多了，假使要用這古義去解釋「女陰」，那「女陰」和「字」都在「口說」，「女陰」了，那成什麼話？幸而還好，「那」裏面所有的「也」字都作「女陰」解，這也就證明「古聖先有孔子」之說話寫字不大會用古字。

提倡用古義的先生們又該現出原形了，神祕了半天，信才只得到「也」字，因為他們無論如何，「古來古去」，總「不到」也「的古義」去，他們逃不過「也」字這一關！也替他們要光罵：

「許慎這傢伙，這個惡俗下流的字，為什麼收去與六經並列的說文裏呀！」

「這說文是放在心裏，因為許慎是後賢，『為他』的。」

特設著船的四個的「孩子」，想要過樹去。在這十字路頭上，四輛「過」了一輛電車，從左邊一路，牠們益益離牠們車開過來了，突然四個孩子快如地喊叫，從他母親的手裏，衝了，衝，跑去，正好跑過那兩輛電車前頭，這兩輛電車是已經開動了。

這便母親失聲了，她的「耳」聽得兩輛電車的母親同時用了牠們的利車機，在車裏的人從窗子或向外望，看是什麼車，在車台上站的那些人却開始向車輪子底下望。

「你這還是個母親呢！」四下裏的女人們憤慨地說。「她」該害。」

她驚恐地奔向那兩輛電車之間的長長空路中，喊著：「老胡亞！老胡亞！」她整個的外貌幾乎登時就變成了悲觀的了。

「你的孩子是什麼樣呀？穿着一身藍衣服？是一個美麗的，小孩？」

她也不出話來，擦掉臉上下流的眼淚，一隻手擦著喉嚨，她臉了點紅，兩眼穿着她周圍那些觀看驚恐的大眼的人們。

「那是你的孩子不？看！一位軍人把他抱起來了。他大概是瞎了。」

「那兒？那兒？」她急忙地問他們所指的「一位高個子的軍官，混身上下覆蓋著一層藍，就好像是穿了一套灰色軍裝一樣，他正抱著老胡亞急急地往回走，緊接著他，吻他。那個孩子正在快樂地笑著，看那個軍官的口呆。這一點也不像是要受傷，而且他好像是很高興那個軍官抱著他。

「航空員同志，航空員同志，你瘋不還是怎麼的？」這位母親還在後面喊叫著。但是仍仍往往前走，像是一個字也沒聽見。

「老胡亞，我的親小胡亞亞，」他繼續在喃喃地說道，就像著了迷似的。「你怎麼來到這兒的？你這小鬼？」

那個小孩子在跟他講些什麼。

「你怎麼敢——這位母親一把抓住了那個航空員的胳膊，把他拉住了。她幾乎是要發瘋了的样子。

「你把我孩子抱到那裏去？」她說，差不多是啞了。這是什麼法，趕快放下他！他要喊兵來了！」

那位航空員以強硬地望著她。

「你要幹什麼？」他問這個女人。

「你把我孩子抱到那裏去，這是犯法！」

「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兒子嗎。」這位航空員是要說明自己，驚聲地望著那個小孩子：「你是誰的孩子呀，老胡亞？」

「你的，爹爹，」小孩問，又把手和那個女人說：「她是媽媽。」

「誰的媽媽？你媽媽在那兒？」

「我的真媽媽在墳子裏了。」老胡亞說道。「德國人來的時候，他們把她給殺了；巴格路用手蒙住了我的眼，可是過後我有了眼。」

「不要說啦，老胡亞，不要說了，」這父親漸漸地流淚了一大氣。「那你就把他丟去很久了嗎？」他轉向那個女人問道。

他閉著眼站在那兒；緊咬著嘴唇，好像在想兒服住是種劇烈的痛苦。她的手顫抖著，仍在握著她的喉嚨。

**感謝良醫**

余弟患咳嗽年久吐血不愈經友人介紹成都西門街保安醫院診治二旬見效未週然病癒至今兩月矣特此登報以誌謝忱

弟 張德全 叩

**保安醫士主治**

肺癆吐血 咳嗽 胃弱 食積  
經絡不通 喉痛 腸風 痔瘡  
婦人赤白帶下 產後諸症  
小兒驚風 疳積 蟲積  
一切雜症 無不手到病除

診所時間：午前八鐘起午後四時止

地址：成都西御街一六號長泰永水啓



獻工偉大今天

六點半 三點半 十二點半 早場十點半

梅高米  
品新最



獻工新嶄今天

# 辛福之家

聯加  
合最新戰  
新開二戰  
本

# 左拉傳

保羅茂尼主

米蓋羅納  
路易斯東  
蘭吉謝派克主  
演

名著早已轟  
全球！

鐘片今又舊  
聲世界！

片大輪首

改訂時間

六點半 三點半 十二點半 早場十點半

六點半 三點半 十二點半 早場十點半

[illegible]

本報敦聘大律師唐漸達爲法律顧問  
 今十點 天獄 映  
 十二點 三點 六點半  
 五點 彩  
 出品人：羅亞 第麥 亨利 合演  
 方達 百年冤仇  
 大犧牲  
 加映第五十一號聯合新  
 一月一本

中 華 藝 社  
 假座 民國 演出  
 今晚 日場 八時售票，  
 三時半畢，  
 三時樂座。  
 晚場：一時售票，  
 四時半畢，  
 十時前畢，  
 樂券一百元。  
 今天日場兩場：  
 星期日晚 普及觀衆 樂座券  
 (只售壹百元)  
 改價優待  
 大宋英烈傳  
 業餘 戲劇 協會 演出  
 今天廿七八號  
 觀衆四萬餘人  
 觀將更換劇目  
 社會亦不再來  
 榮券上午在  
 春熙路大白  
 書店樓售下午  
 一時在國民出  
 售

三點半  
二點半  
一點半  
十點  
九點  
八點

時  
間

七點  
四點  
一點  
十點

時  
間

起天今

映獻重隆院兩

片傳藝美一後前出想幻 繼司公電雷

片長 卡彩五部全

卡通 華德狄斯耐 最新  
鑒手 神妙新奇 稱藝苑之創舉  
對麗美觀 實屬影界之新猷

小飛象

激味無窮

人同此心 欲飲斯酌的「幻想」 曾經給予紅孩兒 我飽飲斯酌的「小飛象」 又將給你以新的創